

敬悼王德毅師

In Memoriam Prof. Wang Teh-yi

梁庚堯 (Liang Ken-yao) *

我在民國 55 年考入臺大歷史系，大四那年，選修了王老師所講授的「中國近古經濟制度」，這是我因王老師的教導而獲益的開始。大學畢業，考入碩士班，先服完一年兵役，然後入學，到碩士班二年級，又選修了王老師所講授的「宋代文化史」，再次因他的教導而獲益。這兩門課都是一學期的課，上課筆記至今我仍然保存。從這兩門課的筆記可以看出，王老師所講授的內容，結構相當完整，事前有很好的準備，相關的各方面雖然講得有詳有略，但是幾乎都講到。

以「中國近古經濟制度」來說。首先是簡短的緒論，引述了內藤虎次郎的說法，並補充了王國維和嚴復的說法。然後以全國分成那些路來說明宋代的疆域、再說明宋代的中央政府組織和地方政府組織。緒論之後分成五章，第一章是宋代的田制與田賦，第二章是宋代的役政，這是講得比較詳細的兩章；第三章是宋代的幣制，第四章是宋代的專賣，這兩章和前兩章相比，就顯得簡略了一些；最後第五章是遼金元朝的田制與田法，這一章更為簡略。我對於宋代田賦與役法的許多基本知識，可以說就是從王老師這門課上學到的。

以「宋代文化史」來說。由於這是一門研究所的課，所以一開頭，就列舉了一些目錄、索引之類的工具書，供我們參考，如宋晞編的《宋史論文與書籍目錄》及其《續編》、佐伯富編的《宋代文集索引》等。接著他舉

出了這門課要講授的內容，包括教育及科舉、學術、社會，但實際上，社會這部分並沒有講。接下來是導論，說明文化的意義以及宋代文化的重要性；接著是第一章宋代的教育、第二章宋代的科舉制度。再往後沒有第三章，而是宋代的學術這一大項。首先分析了宋代學術發達的原因，先講宋代的經學、接著講宋代的道學、理學，再接下來講宋代的史學；史學是宋代學術中講得最詳細的一部分。

在講授的過程中，王老師除了會把一些學生不熟悉的名詞寫在黑板上之外，也會把他引述的史料抄寫在黑板上，兩門課都有一些圖表，在「宋代文化史」這門課中尤其多，他也都畫在黑板上。在講到一個段落之後，他會走下講臺，走到學生座位旁，逐一問有沒有什麼問題。兩門課選課的人數都不多，特別是「中國近古經濟制度」，當時有哪些同學一起上課，已經不復記憶。

王老師對臺大歷史系的貢獻是多方面的。他的學術研究成果豐碩，有多本專書，如《李燾父子年譜》、《王國維年譜》、《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》，都是由中國學術著作出版委員會出版；他也有多篇論文，一部分收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宋史研究論集》，以及鼎文書局出版的《宋史研究論集》第二輯中；他編有好幾種索引，最受到廣泛使用的，是以他為主所編成的《宋代人物傳記索引》。這些成果，都有助於臺大歷史系名聲廣傳，

* 作者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。

受到兩岸學術界以至於國際宋史研究學界的重視。

但最重要的，應該是他為臺大歷史系培育出許多研究生。我根據「國家圖書館」網站所登錄的博碩士論文粗略計算，王老師指導臺大研究生的碩士論文有 24 篇，博士論文有 4 篇。碩士論文與博士論文都由王老師指導的有 4 人，他們是黃寬重、曹在松、劉靜貞、劉馨珺，其中曹在松是韓國學生，畢業後回韓國任教；另外 3 人中，黃寬重兄在學術研究、學術行政和推動學術交流幾個方面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劉靜貞、劉馨珺也都是大學教授，有著作出版。僅指導碩士論文的學生，有一些後來又到其他國內外的學校取得博士學位後，任教大專學校；即使沒有再攻讀博士學位，也有人在大專學校任教，著作受人重視，例如何湘妃有關南宋時期王安石評價的論文，我自己就曾經參考；據我所知，中國大陸學者李華瑞也曾經引用。除此之外，即使並非王老師指導的學生，其他學生也有人由於上過王老師的課，受到他的啟發，後來在學術研究上能夠專心致志，並且任教大學，我自己是一個例子。我和黃寬重兄就是在碩士班時相識，他比我低一班，兩人雖然指導老師不同，但由於當時同樣研究南宋史，結為好友至今。

我的碩士論文與博士論文都由林瑞翰老師指導，在民國 66 年取得博士學位，博士班畢業後，有幸留系任教。沒有想到，在我任教 16 年之後，竟和王老師共同使用同一間研究室。我在民國 82 年從歷史系其他研究室遷入王老師正在使用的第三研究室。在這之前，我使用的研究室，是三人共用的；王老師所在的研究室則是兩人使用一間。原本和王老師共用的同事恰好這時搬遷到其他研究室，於是第三研究室空出了一個位置來。當時的張秀蓉主任來問我，是否願意遷到第三研究室，在我得知姚從吾老師留下的書籍仍然存放在這間研究室後，同意了張主任的徵詢。

從此我和王老師共同使用一間研究室，直到我在民國 102 年退休。王老師在民國 88 年退休後，由於當時歷史系的研究室已經可以一人使用一間，所以第三研究室並沒有其他系裡的同事遷入，王老師也因此仍然經常回到研究室來看看，一直到我退休後必須遷出研究室，

由其他同事遷入使用為止。我和王老師從民國 82 年到 102 年，前後有 20 年之久共用此室。由於我的退休，使得王老師無法再利用這間他曾使用多年，不僅熟悉而且有深厚感情的研究室，是我心中一直覺得遺憾而又無可奈何的一件事。

在這 20 年間，我和王老師共處一間研究室，獲益於他的教導更多。我在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，如果王老師也參加了這次會議，他一定會仔細看，提出論文中的一些問題，特別是在古籍版本、史料引用、遣詞用句等方面，供我參考，我因此而改正了不少的錯誤。

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，是我在一篇論文中，引用了陳傅良的文集，當時由於趕寫論文，只是引用了《四庫全書》本的《止齋集》，王老師告訴我，應該要去看《四部叢刊》本的《止齋先生文集》。我把《四部叢刊》初編本的《止齋先生文集》找來比對，果然文字有不同之處，《四庫全書》本修改的痕跡十分明顯。〈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二〉中的「故夷狄之禍起」，「且夷狄安能一旦入中國哉」兩句中的「夷狄」，在《四庫全書》本中都被改為「邊兵」了。陳傅良所說的「夷狄」，是指建立金朝的女真人而言。顯然這樣的用詞，對同樣源出女真，建立清朝的滿人統治者來說；或是對在清朝統治下，參與纂修《四庫全書》的漢臣來說，都十分刺眼，所以要把「夷狄」改為「邊兵」。自此之後，我在使用《四庫全書》本的古籍時，十分謹慎，一定要先看看有沒有其版本可以使用，如果確實沒有，才會使用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最後附帶一提的，是很多人都知道，王老師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林瑞翰老師之間，早年不和，他們之間的不和後來化解了，身為兩位老師的學生，深受兩位老師的教導之益，自然樂於看到他們能夠歸於和好。這其間的一些過程，不必細提。林老師過世，在辛亥路第二殯儀館舉行的告別式，王老師也參加了，當其他同事都已離開，王老師仍然一直留到最後，親自送林老師的遺體入焚化爐火化。王老師能夠解開心中多年來的糾結，已非易事，還能行使即便是一般同事也不會行使的禮儀，令人對他更加尊敬。